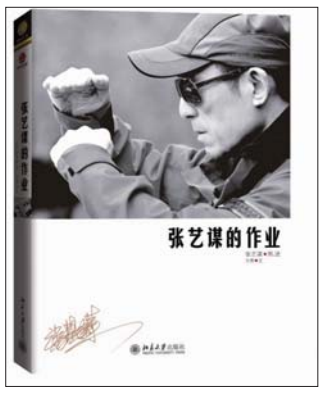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试读

15 打了一针强心剂



◆书名:《张艺谋的作业》
◆作者:张艺谋
◆图/述:方希文
◆出版社:北京大学出版社

提要:

谈话之后,“我一天都不想在电影学院待了。人家对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,人都有自尊心,我不能再厚脸皮留下去”。张艺谋立刻给他在西安的同学张健写信,他要做好回西安的准备。

张健的父亲张毓秀是摄影界的前辈,当时在《陕西青年》杂志社任职。张艺谋跟张健说,自己可能会被学校退回,请他问问他父亲,看能不能在《陕西青年》或者其他地方给谋个职位。张艺谋破格录取在陕西是大事,很多人都知道,他大学二年级还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刊发过获奖的摄影作品,在陕西摄影界很轰动。张健回复的信息让张艺谋非常兴奋,只要你有个毕业证,不管是什么级别的,你都可以来,甚至可以把你推荐到陕西画报社去。

陕西画报社对张艺谋而言,地位崇高。虽然这些年在北京长了不少见识,但他知道,那些听起来像上书房的地方,就自己这点儿出身,这点儿名不正言不顺的身份,根本去不了。当年陕西画报社的业余通讯员到国棉八厂采访拍照,个个都很牛,背着单反哈苏相机,到处走,拍多少胶卷都给报销。张艺谋说,“我就偷偷看,有时候能鼓起勇气上去跟人套套近乎,摸摸相机。”张艺谋当年走过陕西画报社,“看见那几个字儿都哆嗦,出汗。如果能去,那太好了”。这针强心剂打下来,张艺谋激动了:“不学了!去画报社拍照片去。什么拍电影,不弄了!”可是老师们给的答复当头泼了一盆冷水,什么文凭都不能给。

没有文凭就去不了画报社,学校表示可以退回文化部,可是张艺谋和文化部没有半毛钱关系,文化部没有义务去安排一个当初破格录取的学生。张艺谋心灰透顶。他跟老师们说,希望自己能留在电影学院继续学习。老师们让他先写个申请,要报到文化部。

“我很苦闷,坐在宿舍,写也不是,不写也不是。当时就觉得,只要有个地方要我,我立刻就走。但哪儿能要我呢?”张艺谋说。关起门来写申请,愁眉紧锁,原本不用锁看起来就很愁了,现在锁上,看起来苦不堪言。两个同学郑鸣和邢树民看见了,张艺谋跟他们坦白,实在不想待了,要不就不写了,走了得了。两个同学强烈反对,他们都是在社会上工作过的人,知道文凭对于一个正式工作的重要。他们劝张艺谋,小不忍则乱大谋,一定要写申请,争取在学校留下去,学完四年。

现在的中国也许不讲究出身,人民群众甚至更乐意听到一个教育背景残缺的天才创造的奇迹,美国乔布斯和盖茨也都可以放弃大学学习,但那时候的中国,对文凭的尊崇,是全社会的风气,也是对“文革”十年知识轻视的反动。文凭对于一个人,几乎相当于腰间的一条宽皮带,扎上它,才能底气十足迈着正步走进正经单位。

申请递交上去,让等回音。直到放假,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张艺谋临走跟田壮壮说:“哥们儿这个假期走了,可能就回不了电影学院了。”整个假期张艺谋度日如年,也不能跟家里人说。他每天最怕见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来信,如果有来信,就说明他的申请被驳回。

既然没有通知,说明至少没有拒绝,张艺谋去学校,一路忐忑。

根据张会军的记载,学校7月8日收到张艺谋的申请,7月15日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文化部提交报告。7月18日,学院派人去文化部汇报工作。8月1日,文化部领导做出批示:“根据学院教务处同志介绍的情况,可以让张艺谋学完四年。”这个时间,张艺谋正在家急得挠墙,他并不知道他的问题已经解决。张艺谋后来分析,有可能别人觉得他通过文化部进来,不知道是哪个路子的皇亲国戚,人家认为肯定早有人一溜小跑告诉他结果了。

10 愤怒消解于无形

提要:

辛稻说:“做女人还是糊涂一点好。”罗纬芝说:“你可以直接告诉她。”辛稻笑笑说:“我现在就是在直接告诉她。”暮色苍茫。按规定到了可以和家人通话的时间,每天5分钟,有人监听。

乐曲定下来之后,就是朗诵优美的诗篇。辛稻一锤定音:“古诗。要有意境的。比如爱情诗,要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’那样的,充满美好浪漫情感,不能要‘长恨歌’,生死离别的不宜。另外,从即日起,在燕市所有的动态屏幕上,不断出现山川河流海洋天空等等辽阔的景象,反复放,昼夜放。电视里千万不能再播叽叽歪歪鸡零狗碎的节目,不要播放凶杀和欺骗,不要回忆仇恨,那会使我们的格局变小。国倾家危,大难当头,让人们相信除了比你更强大的机构和国家的力量,别无选择。”

辛稻结尾时说:“一定要把群众的愤怒情绪尽快消弭掉。把愤怒消解于无形,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人们不能随意接触,没有联合就没有动乱,这样最安全。告诉人们,信任政府,信任医生,信任大自然的规律,我们必将胜利!”宣传干部们鼓掌。几个会开下来,罗纬芝累得要散架。

她和辛稻向通讯间走过去。罗纬芝说:“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”辛稻说:“我不喜欢形式主义,希望会议有成效。”罗纬芝说:“那位女部长很可爱。”辛稻说:“你说的是哪位女部长?宣传部门里女部长是很多的。”罗纬芝莞尔一笑道:“原本我还不能完全断定你们的关系是否非同一般,但你这样假装遗忘,就欲盖弥彰了。”

按规定到了可以和家人通话的时间,每天5分钟,有人监听。使用一个特定的小房间,电话也是特别定制的。你曾填写过的手机号码,已记录在案,这会儿派上用场。对方电话上显示出来的号码,和你的手机号码相同。工作人员坐在一旁,整个过程面无表情。妈妈一个劲儿地担心罗纬芝的安全,嘘寒问暖的,从吃的什么到住在那里,无一遗漏。罗纬芝详尽作答,把自己的衣食住行尽可能说得轻松无忧。

走出通话间,昏暗中有人招呼她。一看,是郝辙。“你开完会了?吃完了?说完了?”罗纬芝一连串的问候着。“都完了。会议不错,知道了很多内幕情况。再就是和我儿子聊天。还没说尽兴,就被掐断了。”郝辙怅然。罗纬芝最怕人家滔滔不绝地说孩子的事,有时觉得自己30多岁了,是不是心态已经不正常。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,说:“是啊,有点残忍啊。男孩女孩呢?”

郝辙嗔怪地说:“我刚才说过了,儿子。”两个人站在鹅卵石小道的分叉处,预备往各自宿舍走。罗纬芝抬头看看星空,说: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?”郝辙不屑道:“刚来几天,就想家了?那你就不要报名吗!”

罗纬芝辩白道:“并不是我自愿报的名。我母亲癌症晚期,病势十分严重了。她只有我这一个女儿,但工作派到我头上,不得不承担。”郝辙说:“我是自愿的。你可就忠孝不能两全了。”罗纬芝不解:“你为什么要自愿呢?”

郝辙说:“国家不幸诗家幸。我就是巴着出事。平淡最没有意思了。你想啊,若是没有战乱,李白、杜甫、陆游什么的,他们的诗名能有那么大吗?所以,有抱负的人,骨子里是喜欢风雨大作肝脑涂地的。”罗纬芝说:“看起来,我实在应该被历史淘汰。我喜欢四平八稳。”

郝辙说:“别谦虚,今天你的发言就不善,够毒辣的。我原以为你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命,看来是有眼无珠了。”罗纬芝说:“没有人娶我,我是想当贤妻良母而不得。”郝辙说:“从这里出去之后,赶紧找个人家嫁了吧。生命多么脆弱,及时快乐。”

罗纬芝说:“瘟疫会改变很多人对世界的看法。”

◆书名《花冠病毒》
◆作者:毕淑敏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9 圈中人脉

◆书名:《酒局》
◆作者:陈亚辉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提要:

转眼已经到了冬天,唐雨晨凭借自己的应变能力、口才和酒量,经过磨炼,已经在商场应酬上应付自如。谈判只要有她出场的,大都成功。她已经成了冯雄俊的朋友圈中的名人,潇洒地穿梭于其间,游刃有余。而且,她已经学会开车,拿到了驾照。有时,她甚至开着冯雄俊的奔驰车,单枪匹马去应酬。

唐雨晨只好拿了进来,只见鲜花上有一张贺卡,上面写着:祝你中秋节快乐,阖家幸福!我爱你,卢沧舟。唐雨晨苦笑了一声,将贺卡撕烂,丢进垃圾桶里,脑海里涌现的却是冯雄俊的形象。

十二月的一天早上,冯雄俊和唐雨晨驾车出去吃早餐。回来的路上,冯雄俊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听新闻。行到半路时,一则新闻报道说,印尼发生大海啸,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淹没,许多人在海啸中丧生。冯雄俊听了新闻后,加大油门,飞一般地赶到公司。两人急匆匆地走进了办公室,冯雄俊把林淦、新来的财务总监王利杰叫了进来。大伙儿坐定后,冯雄俊问王利杰:“公司现在的流动资金有多少?”

“800多万元。”王利杰说。“好!”冯雄俊转向唐雨晨说,“小唐,你赶紧联系刘乾生,先将他手中的菠萝格定下来,他有多少咱们要多少。”冯雄俊接着问:“你们认识不认识银行的人?”林淦摇摇头,唐雨晨见状,说:“我倒认识市XXX银行的行长。”

“太好了!”冯雄俊激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,“小唐,散会后,你抓紧时间联系那个行长,将咱们公司值钱的东西全拿去抵押贷款,尽量多贷些。钱一到账,你马上付款,将刘乾生手中的菠萝格买下来。老林,你也去联系别的木材公司,尽量将菠萝格的价格压低,如果钱不够,我再找朋友借。还有,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许张扬出去,否则别怪我不客气!”冯雄俊安排完,就匆匆出去了。

唐雨晨不明白冯雄俊到底想做什么,但没有问他。她想,冯雄俊如果想让她知道,肯定会告诉她的,他不说自然有他的理由。林淦同样也不明白冯雄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担心他这么做会毁了雄俊公司,赶紧去找黄虹丽,把这件事告诉了她,要她劝劝冯雄俊,不要做傻事。可黄虹丽却说:“老林,生意上的事,我对雄俊很放心!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,你就别担心,尽管按他吩咐的去做吧。”

林淦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开了。唐雨晨早就和刘乾生混得很铁了。她打了个电话给刘乾生,约他吃饭。二十几分钟后,刘乾生开着他的那辆皇冠赶了过来。两人开着玩笑,随便聊了一些话题后,刘乾生问道:“说吧,找大哥是不是有事?”

“大哥真了解妹子的心。”唐雨晨说,“大哥手上有多少菠萝格?”刘乾生抿了一口酒,说:“妹子只需说要多少,大哥给你拉过去就是了,干吗问我有多少?难道雄俊公司想狮子大开口,将我吞下不成?”

“那也有可能!”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刘乾生意识到唐雨晨并不是开玩笑。“是这样的,我们公司最近接到了几笔大单,需要很多菠萝格,所以……”

“我手上有4000多立方米菠萝格,冯雄俊他能吃得完吗?”刘乾生投来疑惑与不信任的目。“那大哥就把价格降低些,少赚点儿嘛!”唐雨晨微笑着说。有这么大一笔生意,刘乾生不能不心动。“你什么时候要?”

“现在!”

“现在?”刘乾生惊讶得睁大了眼睛。“对,现在。因为我们公司的约定交货时间很紧,所以现在就要。”“你们现在付款吗?冯雄俊有那么多现金吗?”

“先付500万元的定金,一个月内把余款结完。”“这件事事关重大,我考虑下,明天再给你答复,如何?”刘乾生觉得这件事来得有点儿突然,不得不小心。“没问题,我希望大哥明天一定要给我答复!”唐雨晨说。告别了刘乾生,唐雨晨把见面的情况告诉冯雄俊,冯雄俊说:“这事儿你也不要催他太急,否则他起了疑心,生意很可能就告吹了。另外,你抓紧时间联系那个符行长,早点儿把贷款的事办下来。”唐雨晨说:“好的,我明天就联系他。”

次日早上,唐雨晨给郝琳打了个电话,把想找符安永贷款的事告诉她。郝琳随后把符安永的电话告诉了唐雨晨。唐雨晨给符安永打了个电话,符安永说,这事儿电话中说不清楚,见面谈。

唐雨晨约他在清水湾咖啡馆见面。